

网络性格作家河底的离婚女人系列之三

继《离婚女人》、《蓝夜》之后的又一部倾情之作。

花儿静静开

HUAER
JINGJINGKAI

河底◎著

华夏出版社



花儿静静开

HUAER
JINGJINGKAI

河底◎著

华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花儿静静开/河底著. —北京:华夏出版社,2004.1

ISBN 7-5080-3350-7

I. 花… II. 河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110500 号

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:100028)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圣瑞伦印刷厂印刷

880×1230 1/32 开本 149千字 2插页

2004年1月北京第1版 2004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定价:18.00元

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,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

序

瘦 竹

评论一个朋友的小说，无疑是一件出力不讨好的事情，好听话太多，有拍马之嫌，挑得刺太多，又可能让朋友不高兴。对于写字的人来说，写出来的东西就像是自己生出来的孩子一样，如果有人说他的孩子长得太难看，他尽管不会和你立马急，心里也会不舒服。这样说来，这肯定是一件冒险的事儿，但我这个人就喜欢冒险，这种坏毛病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改得了。

对于河底，我是先观其文，后识其人，就像朱海军认识我的过程一样。她写了一系列表现离婚女人生存状态的小说。《离婚女人》已经出版上市，我说过，我要写一篇离婚男人和她比一比，力量一直积蓄不够，先放下不表。《花儿静静开》目前还在网上慰劳自己。我也喜欢乱写一些像小说一样的东西，抱着向河底同志认真学习的态度，我很认真地看了她的小说，有一些感慨，想说出来，说得好不好，就是我不能控制的事了。

我这里找不到有关离婚的最新资料，据我手头的比较陈旧的资料，在离婚率最高的美国，80年代每三对新婚夫妻中，就有一对是以离婚而告终。在我国离婚率也直逼发达国家。

“中国的离婚现象从80年代以来，也在快速发展。据1994年发表的《中国妇女状况白皮书》，中国有2.7亿个家庭，离婚率即家庭解体率为1.54%，据此推算，每年约有40万个家庭解体。广州的一项调查表明，90年代中期的离婚率比80年代上升了185%。《1996年上海统计年鉴》的数据表明：1995年初婚14.61万人，离婚4.53万人，两者的比例是3.23:1，也就是说，每三对初婚者中有一对是离婚者，而在1990年，则是每六对初婚者中才有一对是离婚者，上升幅度几近一倍。（据刘达临《性和婚姻文化》）

我在这里把这些陈旧的资料找出来，不是想做社会学家，而是想证明，在我们的生活中有足够多的人会陷入离与不离，离了以后怎么办的困惑中，他们（我们？）的生存状态值得人们关注和表达，而小说无疑是其中的一种方式，这方面的小说已经很多，但像河底那样近距离地写，那样诚实地写，还不是太多。河底写的小说，不管有多长，都是那种能让人一口气读下来的小说，如果我写类似的体裁，肯定不是，所以我很知趣地把自己的小说尽量写得短一些。你可能会觉得写的很难看，但你已经不小心看完了，后悔已经来不及了。

《花儿静静开》一上来，就大声宣布：“我离婚了。”至于为什么离了，河底没有交待，只说离婚给“我”——韦若竹造成的伤害，伤害已经造成了，但日子还得过下去。只有抚平了自己的伤痛，才知道自己的身体和心灵还在醒着，还在渴望什么。人活着不是生来就是为了受苦的，于是“我”决定：找个情人，慰劳自己。

韦若竹先后找到的情人有：

摄影记者王苏——高大英俊，床上功夫了得。但总是在做爱前麻利地掏出一个安全套。

王律师——精明的律师和商人，时刻都在算计投入产出，小气到不肯来一次完完全全的射精，更别说韦若竹时刻惦记着的黑椒牛排了。

文化人——没名没姓，也没来得及好好表现自己，但因为他在另一方面表达自己更急切，所以还是最后把自己给毁了。

张钢——这个男人在谢幕时，才真正上场，韦若竹对他有好感，以后要发生的事，谁又知道呢。

在找情人以前，韦若竹进行了一番简单的演算，如果没有永恒的爱，那就要暂时的爱吧，如果没有暂时的爱，那就要暂时的性吧，但现实比推理更复杂。她不知道她要的这些，不是最高分，就是最低分，如果去掉一个最高分，去掉一个最低分，那最后得到的最可能是零分。韦若竹不是不要情，而是怕再一次被情伤害，韦若竹于是退而求其次，只要性的快乐，在她看来，这也许是最容易得到的，但也许刚好相反，没有两情相悦，很难有两性相悦，韦若竹和“二王”身体接触的结局最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。

摄影记者王苏，这个时时刻刻和安全套的意象连在一起的男人，虽然床上功夫了得，韦若竹在他身上也得到了起初所想得到的，但安全套一再提醒她，王苏只不过把她也只是

当作性交的工具，虽然自己可以这样想，一旦别人对自己这样做，就会受不了。当得到肉体的快乐之后，韦若竹才知道，她其实想要的还更多。

王律师：这个男人一点儿都不像男人，男人最可恨的有两种人，一种是虚伪，一种是小气。也许真的像鲁迅说的一样，越有钱越小气，越小气越有钱，但如果不能让自己过一种快乐的生活，要那么多钱又干什么用呢。王律师的小气，让他看起来委琐无比。很难设想这样一个男人能给一个女人快乐。这种男人走在街上，我都能一眼看出来，韦若竹还一再去证实，可见韦若竹比我笨。

4

文化人：虽然很在乎韦若竹，但这种在乎一旦过了界，也会给韦若竹一种压力感，这种压力感也会让人烦躁，让人喘不过气来。

唉，世界上哪有那种飘逸得有些优美的爱呢？

这一系列失败的男人（在我看来，不能让女人快乐的男人就是失败的男人，当然也可能里面有我），造成了韦若竹的失败感，没有什么比这个更让一个女人窝心的了。

“我的情绪忽然间变得低沉起来，再没心情深想什么，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，情人，实在是他母亲的乏味得很，一起生活了十多年的前夫尚且在一年内就又再婚，何况短短相处的情人呢？你能要求什么，又要求得了什么？再不能为了情人的事闹来闹去，女儿第一，身体第二，其余的都是零。

火车快速地向向前跑着，王苏，王律师，文化人儿，一个一个地在我眼前消失，消失，直到再也看不清他们的脸，直到他们变成了一团气。

我抬起头望着车窗外快速闪过的一排排树，远处是模糊的山峦起伏，青山依旧在，只是褪了残红，从今以后，虽不至青灯古佛了此残生，恐怕也会心如止水，无浪无波，不是我要退出红尘，实在是红尘路上矛盾多多。”

这时韦若竹想要的，已经不再是她最开始打算找情人时想要的了，或者说想要的更多，她在这里去掉了一个最高分，又去掉了一个最低分，于是她得出了零这个结果。

生命从来不是诗意的，所以在河底笔下的韦若竹拒绝抒情，她也许要的只是那些简单的快乐。但越简单也就越复杂，没有两情相悦，很难有两性相悦。情，哪怕是短暂的情，都是性的爱液。没有爱液当然可以做爱，但做起来肯定不舒服。

好在生活不只是由爱构成，不然韦若竹的心理温度一定会下降到绝对零度，那时一切的生命现象将不复存在。生和死都会已经不再是问题。To be or to be not, this is not a question.

19	圣母玛丽亚给我智慧吧	(158)
20	讨论细节	(163)
21	按摩	(173)
22	宝宝	(179)
23	春天里的花园花儿多美丽	(184)
24	整理房间	(189)
25	半小时情人	(193)
26	蓝天白云间的一个点	(201)



引子

我离婚了。

当我从法官手中接过那一纸离婚书的时候，心里的感觉真是复杂极了。

从今往后再也不用看丈夫的冷脸，再也不用两个人背对背地睡觉，也不必非常心烦地琢磨他怎么还不跟我说话呢，也不必在女儿面前装和平，虚伪地对着丈夫笑……这一切的一切是多么令人如释重负！

可是不知为什么，看着那一纸离婚书，我并不轻松，虽然以后不必再面对前夫，可是这种局面的代价是我必须一个人独立担负起生活的重担，包括经济基础的、上层建筑的、心理的、生理的诸多方面的重担，我一个人能应付得来吗？又应该怎么应付？我的心里一片茫然。

秋日的午后，刚才还阳光万里，忽然地就下起了雨，这雨下得没有前戏，出乎意料，刹那间天地间变得白茫茫雾蒙蒙的一片，就像那一纸离婚书一样，真不是东西！雨帘中，朦胧里，我看着我的丈夫，不，应该是我的前夫一点点地消失，一点点地变小，直至再也看不见他的背影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非要这么残酷地看着他在我面前一点点消失？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不马上转身离去？就当是相处了十四年的老朋友吧，他要走了，送他一程？当我终于转过身来，终于不再面对我

前夫的时候,我发现,我的眼泪已经滂沱般流了出来,那泪,粘粘地流到嘴边,我用舌尖轻轻地舔起品尝,不是咸的,也不是甜的,是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。我仰起头,闭上双眼,心里一片怆然,要感谢上天在秋日的雨中为我开了这么别致的一个 party? 还是要责备上天怎么到现在才让我品尝这丰盈的五味坚果?

我在雨中走了整整一个下午,从法院门口一直走到江边,又从江边走回单位。倒不是我想玩酷,实在是不知该去哪里,我不想说话,也不想见熟人,更不想回到单位的集体宿舍,不过,当夜幕降临的时候,虽然不愿意,但我必须回单位的集体宿舍了,因为女儿快放学了,还在等着我做饭呢。我擦干脸上的泪,竭力做出一副无事状,无力地向单位走去。

推开集体宿舍的门,女儿已经回来了,看到我进来,她一脸焦急地看着我,想对她说句话,可是我的嗓子已经发不出声音,我一头栽倒在床上,只觉得天旋地转,再也没有力气起来。

其实我没得什么大病,就是不大愿意说话,不太愿意出门,这也不能怪我,因为快到冬天了,天气冷了,北极熊都知道躲在洞里冬眠,何况有智慧的我呢? 我常常穿着厚厚的黑色棉大衣,戴着厚厚的白色毛线帽,还有黑色的软羊皮手套坐在暖气旁,这样既可以保暖,又可以看到窗外的景色,是个非常不错的角度。我喜欢看雪,但不喜欢看雪里行走的人,尤其不愿意看中年男人,虽然他们不是我的前夫,但他们和我前夫一样都是中年人,我一看到他们的脸,就觉得心里没底,尤其害怕他们转过头来看窗户里面的我,他们的脸,他们的神情,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变化发展着,让我无法预测下一步会发生什么,虽然过去我一直很自信,可是现在的我,已经失去了判断男人的能力,我可以一个上午都坐在窗前看过往

花 静 静 开

的行人,但却连最基本的好人还是坏人的判断都说不出来了。如果是在从前,这样的我,一定令我感到非常恐怖,因为我很怕自己是个笨蛋,可是现在,我一点都不在乎,笨蛋还是非笨蛋都不是绝对的,笨蛋和非笨蛋之间常常是可以互相转化的,至于转化的条件么?那就是秋日午后的雨了。

1 预约情人



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枯干的树枝上缀满了绿色、粉色、紫色的花苞，偶尔在树下走，似乎还有几缕淡淡的香气若隐若现地在我的鼻子前飘来飘去，我追寻着那些香气，细细地品味着每一种气息的特性和品质，走了一段路，蓦然发现，原来，我还是喜欢冷香香型。又蓦然地，我意识到，原来我对这世界还有感觉。那么，简单的推理就可以得出：我对性也应该有感觉。这个发现，着实令我激动了半天，因为我一直把对性的感觉看成是衡量一个人健康与否的标志，古人云：“食、色，性也。”如果一个人，特别是一个成熟的中年人，对性都没了感觉，那怎么能说他（她）是健康的人，充满活力的人，有生活情趣的人呢？虽然这半年来，我都处于一种休眠状态，可是对性的不反应，对食的没感觉，隐隐地也让一向重视科学的我感到些许的不安。现在，我终于对非性的香型有了品味，那么由此可以推出：我对性也一定会有兴趣的。也就是说，我还是一个呼吸着的人、健康的人、充满情趣的人？！

像冬眠醒来的动物一样，我伸了伸腰，做了一个深呼吸，虽然离婚一直压得我喘不上气，可是我却不能在离婚的阴影下继续我的余生，那是不可能的，更是不现实的，尤其是对不住自己的。那我应该怎么办呢？

我眯着眼睛望着树枝上的新绿，是不是我也要像树儿一

样,来个老莫的第二春?

坦白讲,真想有个像父亲一样宽厚的男人爱我、宠我,我被爸爸宠了二十多年,一直是父亲的掌上明珠,后来结婚了,我发现前夫的眼里也有一个明珠,三十几年下来,我已经习惯了当明珠,习惯了大事不操心,小事不用烦的状态,现在忽然让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在这世界上走,我倒是学会了用两条腿走路,可是每走一步却总是空落落的心里没底,这一离婚,离得我好像断了奶的孩子一样,周期性地想找现成的奶吃,可是,满世界看看,大地天空阳光雨露,哪里有现成的奶给我吃?再找一个新男人组建一个新奶站吗?不要了!想想就怕。我不怕男人对我不温柔,怕只怕温柔后的变脸,那真的是太残酷的事情了。这个温柔后的变脸,我宁愿再也不要那之前的温柔了!可是没有男人的温柔,又如何体会温柔的生活,又如何对得起我自己的余生?美满幸福的生活不仅仅是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,还应该有一个疼我,体贴我,呵呵,最好还能呵护我的男人才对,可问题是,我不敢再要体贴我的男人,那怎么办呢?

一片小小的粉色的花瓣轻轻地落在我头上,轻灵地敲开了我的灵感:温柔的男人其实就是菜里加了味素,菜不能不吃,但味素可以不放,温柔的男人不想要,但可以要个男人,去掉形容词,留下主词,虽然清淡了些,却还是原汁原味的绿色食品,只要我自己保持清醒,溺水三千,只取一瓢饮,只撷取男人中的一部分而不是贪婪地想要很多,应该不会再遭遇温柔后的变脸,嗯,这个主意不错!人嘛,就应该学会适应生活,学会克服困难,应该变通些,不能太犟,非认为自己没错,非要再结个婚试试,结果傻呆呆地结婚、离婚、再结婚、再离婚,以至无穷下去,有些实验可以反复做,有些实验做一次就够了,聪明人应该知道什么时候说停止,不能总是守着老套

套活一万年,那怎么能体现现代人的风采,又怎么能体现出人是有大脑的高级动物呢?不过也必须承认,人这种高级动物也有着低级动物的本能,有些事情重复做不行,有些事情总不做也不行,安排好自己的生活,尽可能地避免伤害,尽可能地让自己快乐,这应该是最可行的。

我并不老,也不难看,应该学会用新思维、新方式来享受生活而不是像个怨妇一样对生活哭泣。不要婚姻,但可以要个男人,无法对他们进行判断,可以不判断,只要不对他们寄太大的希望,只要轻轻地靠在他们身旁,他们的身体还是很温暖的,足以慰藉我冰冷的心。就把他们当成巨型热水袋吧,只要温暖了我的身,同时也快乐了他的身,也算我没有主观恶意沾男人的便宜,至于我是不是把男人当成了巨型热水袋,并没有多大的杀伤力,况且我不说,谁又知道我一肚子什么坏水。就这样吧,找个男人做我的情人,慰劳一下自己。

我虽然以前没找过这种情人,可是朋友们的这种事情我知道的太多了,隐隐地也产生过一丝神秘的向往,觉得这样的简单倒也不失为一种方便,现在我自己的生活一不小心这样了,倒是有了可以尝试一下的机会,况且,我也脱不了低级动物的那种生物本能,所以,找个固定的情人,却不浓浓地相守,理智地把握着分寸,应该可以,而且这种理性下的实践可能会很美呢。

不过现在还是有相当多的人对此不以为然,一说谁找情人,就好像她不是好人一样,用六十年代的话说是作风不好,用七十年代的话说是生活不严肃,用八十年代的话说是私生活不检点,其实这些都是老套的观念了,现在的情人概念已经产生了极大的外延。它已经不再单单是私生活的态度问题,而是一种私生活的选择问题。虽然我要找情人,但不表示我的生活态度不严肃,这只能说我不想再过传统的夫妻生

活,我想尝试一种新形式的男女关系,简单而直接,不谈爱情,不谈责任,不谈义务,只要简单的做爱,只做简单的爱。

不是我颠狂,也不是我轻浪,而是我真的不敢再要婚姻,但我想要实实在在的生活,也想在冬天寒冷的夜晚,有一个巨型热水袋暖一暖身。

一切的思想关节都没有问题,但是却有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仍然存在着,我上哪儿去找巨型热水袋呢?

上网的时候,曾经看到一个网友说过这样一句话:“你不可能在一个男人身上实现你所有的梦想。”这话说得极对,我应该先把我的要求列一个表,然后再按表里的内容去寻找男人,这样比较省时省力。

嗯,让我想想,我需要怎么样的男人?

1. 当然是有钱的男人。这样出去吃饭的时候不用我付账。

2. 当然是长得漂亮的男人,这样上床的时候,即使我没有欲望,看着他的漂亮也会产生欲望。

3. 当然是身体健康的男人,这样当我有欲望的时候,他能很好地满足我的欲望。

4. 当然是有思想能跟上我思路的男人。这样当我悲天悯人可怜自己的时候,他能十分到位地安慰我,抚平我的伤口。

如此看来,我至少需要寻找四个热水袋才能很好地慰劳自己。四个热水袋应该不算多。对我而言,倒也不难,没准儿在寻找的过程中还会意外地找到一个二个自愿的呢。呵呵,想想就心动,不过心动不如行动,还是行动吧。

这一次总算打通了所有的关节,我没有再追寻花的芳香,而是匆匆地回到住处,拿起了电话。

“燕姐,你不是一直在劝我找个男朋友吗?我想通了: